

# 老年精神生活的内涵、构念及测量\*

王益富<sup>1</sup>, 徐 前<sup>2</sup>, 殷培豪<sup>1</sup>

(1. 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淮安 223001; 2.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23)

**摘 要:**对 80 位老年人进行开放式访谈形成问卷框架和测量模型, 对 314 位老年人的初测数据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 521 位老年人的正式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效度检验。最终形成包括外向型精神生活与内向型精神生活两个二阶因子, 娱乐与休闲、学习与适应、审美与创造、价值与意义、道德与信念五个一阶因子 32 个项目的老年精神生活评估问卷。其中, 审美与创造、学习与适应、娱乐与休闲属于外向型精神生活, 价值与意义、道德与信念属于内向型精神生活。经检验, 总量表及分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值介于 0.81 至 0.95 之间, 组合信度 CR 值介于 0.85 至 0.96 之间。结构效度、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 以及效标关联效度的各项指标值良好, 达到测量学要求, 可以作为评估中国老年人精神生活水平的有效工具。

**关键词:**老年人; 精神生活; 灵性; 评估问卷

**中图分类号:** B8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25)03–0281–08

## 1 前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 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与提高, 精神生活开始成为新时期中国民众的主要社会需求(方黎, 姚宏志, 2023)。精神生活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领域, 其发展水平不仅是衡量人全面发展的重要尺度, 更是人们整体生活质量与幸福的核心成分(Ellison, 2018)。丰富和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 已经成为时代议题和社会共识(包崇庆, 柏路, 2024)。另一方面,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全面降临, 广大中低龄老年人群的精神生活需求越来越突出(赵建国, 慕彧玮, 2024), 且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是老年人的精神生活状态及水平受自身的身体状况、文化水平、家庭条件和生活环境等外部条件的制约, 呈现出层次化个体差异, 具有鲜明的现实依赖性和世俗性特征(刘颂, 2002)。二是当代老年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数字化与智能化应用发展趋势, 通过适应性学习克服现实条件的制约, 展现出人类精神的主体性力量, 具有超越性特征(吴燕, 2014)。

而世俗性与超越性正是精神生活对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与对象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的能动反映(王益富等, 2023)。其中精神超越性的意义在国外老年临床研究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大量研究表明, 超越性对于老年人洞察生命意义、适应生理老化过程、应对逆境和疾病经历都至关重要(Lima et al., 2020), 对老年健康、幸福及整体生活质量具有极其显著的影响(Kapri & Kathpalia, 2019)。然而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都忽视了老年人世俗性

精神生活的研究, 而世俗性精神生活才是广大老年人精神生活的主要形态。要贯彻实施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方针, 迫切需要完整了解老年人不同层次的精神生活需求, 并着手开展老年精神生活影响机制的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们对精神生活的观照基本局限于哲学范畴, 且对其定义和阐释略显片面、抽象和空泛, 致使其一直没能进入科学研究视域。为此, 需要辨析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关系, 厘清精神生活的内涵并进行操作定义。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 精神生活是建立在现实的物质生产、生活及相应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主观经验过程, 与物质生活及社会生活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同时又与两者存在根本区别。首先, 精神生活的本质乃是一种人脑的精神意象化活动, 即借助于语言、符号及艺术形式等进行的精神创作、精神消费和精神体验等大脑神经活动过程, 有别于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与消费为核心的主体对象化活动。换言之, 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均有外显的、客观的物品或对象, 而精神生活借助的则是内隐的、主观的语言或符号媒介; 其次, 精神生活是建立在物质资料生产和生活产品消费基础之上的高级认知加工与情绪体验过程, 体现人类发展的本质, 其结果是创生出文学艺术作品等精神类产品, 产生审美、崇高、神圣和超越等内在的情感消耗与心理体验过程, 有别于以机械及身体运动过程以为主的物质消耗与生理反应过程。

要将精神生活这一哲学概念引入科学研究范式, 需要将抽象的哲学定义进行操作化和构念化, 在

\* 基金项目: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2GLB011)。

通信作者: 王益富, E-mail: wangyifu1973@163.com。

此基础上开发出测评工具。有研究已经通过对老年人精神生活方式的访谈,归纳、概括出了老年精神生活的五种基本形态:娱乐休闲、学习适应、审美创造、人际情感和价值信仰,初步建构了老年精神生活形态的构念与测量模型(王益富等,2023),为精神生活的操作与测量、从而进入实证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本研究参考哲学对精神生活内涵的阐释,及前述质性研究形成的精神生活构念,对其重新操作定义如下:精神生活是以大脑的意象化活动为基础,以语言符号为媒介所进行的学习、审美、休闲、追求与修养等精神创造与体验活动,以最终实现个体的自我发展和精神升华的内部心理过程。该定义明确了精神生活的经验基础和基本形态,比起抽象的哲学定义更加直观和形象,也便于操作测量。尽管有学者已经就精神生活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进行过探讨(廖小琴,2007),但由于测评对象含混不清,将群体指标与个体指标混淆,因此实际上该指标体系只是一种理论框架,尚不具备测量的可操作性。此外,要编制精神生活测量工具,还必须回答两个关联问题:精神生活与精神性和灵性这两个相近概念是什么关系?用于测量精神性或灵性的量表是否可用于评估人的精神生活?

在英文文献中,与精神生活相关的词汇是 Spirituality(直译为精神性)。早期具有宗教文化背景的研究者将 Spirituality 视为宗教信仰(Rosmarin & Koenig, 2020)。后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精神性的文化差异,目前一般将其定义为包含但不局限于宗教信仰的精神体验,即人在与自然、艺术和社群关系中追求灵感、崇高、敬畏、意义和目标,或者在与自我、他人、自然和现实关系中寻求生命的意义、目的和道德的精神体验及其过程(Kaňák & Váně, 2024)。与精神生活相关的另外一个本土化概念“灵性”具有多种含义,它既指人的聪明才智、精神意志,也指宗教悟性,还可以指神灵、灵魂等。它是个体在人类社会价值与意义世界中的相互关系、亲身体验、自觉过程、反思能力和主观知觉的总和,处于人类精神生活世界最高层次的水平(刘继同,2015)。

将上述概念加以比较,不难看出,精神性是一个更加侧重于人的信仰、道德、意义、审美等内在精神体验的概念,属于广义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但它缺乏诸如适应性学习、娱乐休闲和人际情感等世俗性精神生活范畴。灵性是精神性在中文中的意译词,其内涵与精神性相当,同样追求生命的意义、价值和信仰,也属于精神生活中的高级层次。但精神性和灵性两个概念都忽视了精神生活的世俗基础。精神生活则是一个既包含世俗性,同时也包含精神性或灵性的更为宽泛的概念,它是世俗性与精神性的联结与统一。由此可见,测量精神性或灵性的现有量表,不

能完整和准确地测量本研究提出的精神生活构念。

例如,有的量表如精神投入和信仰量表修订版(Hatch et al., 1998)、精神与宗教情操量表简缩版(Piedmont et al., 2008)、精神态度与卷入量表(Meezenbroek et al., 2012)等,只涉及信仰与态度问题,仅测量了精神性或灵性里面的宗教信仰,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另外如老年自我超越量表(Reed, 1991)、灵性评估量表(Howden, 1992)、灵性表达问卷卷(MacDonald, 2000)、灵性问卷(Delaney, 2005)、灵性态度量表(Braghetta et al., 2021)等,虽然涉及到精神性的多个侧面,但也不涉及精神生活的世俗因子。此外,中国研究者翻译过来广泛使用的灵性评估量表,包含价值、幸福神圣、联结合一、超越限制四个维度,也与完整的精神生活构念相去甚远(张宏, 2008)。而生命质量——灵性健康量表(孙向红,范玲, 2020)和灵性照顾观念量表(刘丹娜等, 2021)两个中文版量表,则仅限于临床医学领域的运用。

现有精神性或灵性量表相对于精神生活测量具有如下局限性。首先,这些问卷背后的精神性或灵性构念,严重忽视地域文化差异,过分强调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宗教信仰和神圣体验,具有突出的超验主义色彩(梁恒豪, 2015)。相较而言,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则具有形下特征,与世俗生活密不可分(袁德公,崔筱, 2018)。这导致精神性或灵性量表中包含着大部分不符合中国人精神生活现实的维度,如宗教虔诚、超验或神圣经验等。其次,现有的精神性或灵性量表的构念不完整,通常只反映了精神生活的某些或某个侧面,无法完整准确地反映中国老年人精神生活的全貌。尽管某些量表也包含诸如内在性、联结合一、价值等与中国文化中修身养性、天人合一及价值观等精神因子相似的维度,但是反映这些因子的项目又与中国文化环境下的生活经验极其不符。因此,现有精神性或灵性量表不能用于测量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根据前述精神生活的操作定义,从中国的文化及生活经验出发,构建完整的精神生活测量模型,选择符合中国人精神生活实际的测量项目,编制老年精神生活自评问卷,以便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科学的测评工具。

## 2 初始问卷的编制

### 2.1 方法

#### 2.1.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在江苏、贵州两地,取得初测样本 314 人。其中男性 146 人(46.5%),女性 168 人(53.5%);城镇 145 人(46.2%),农村 169 人(53.8%);60~70 岁 183 人(58.3%),71~80 岁 107 人(34.1%),81 岁以上 24 人(7.6%);有宗教信仰的 40 人(12.7%),无宗教信仰的 274 人

(87.3%);未接受正规教育的 56 人(17.8%),初小学学历的 163 人(51.9%),高中或中专学历 59 人(18.8%),高等教育学历 36 人(11.5%)。

2.1.2 测量模型的构建

老年精神生活水平评估问卷的测量模型,主要依据前期开放式访谈的质性分析结果(王益富等,2023),同时参考国外精神性量表的维度而建构。在前期的质性研究中,访谈员围绕“您日常生活中主要有哪些精神生活方式?”这一问题,对 80 位老年人展开访谈。访谈结束后将所有录音逐字转录成文本资料,对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将主题词提炼成反应类目,并进行编码和分类。以此为基础,归纳概括出老年精神生活的形态。按照反应类目的累积频次分析,结果发现中国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方式主要集中在审美与创造、娱乐与休闲、学习与适应和人际情感四个方面。考虑到精神生活所应包含的高级层次,因此将反映道德与崇高的关键因子——道德与信念加入问卷结构。另外,将反映社会价值观与生活意义,且对日常生活体验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关系及人际情感扩展为另外一个超越性因子——价值与意义,与前述因子一起,构成老年精神生活水平评估问卷的五因子测量模型。

2.1.3 项目的选编

从受访者对自己典型精神生活方式的描述中,选取叙述频次较多的主题词作为编制老年精神生活水平评估问卷的核心指标,这部分指标占据了问卷项目的绝大部分比例。例如,选取中国老年人常见的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等艺术表达形式,以及文学阅读和手工制作等项目作为审美与创造维度的测量指标;选取智能手机的使用、参加老年大学和社区学习等项目作为学习与适应维度的测量指标;选取访谈中较为频次较高的打牌、跳舞、散步、聊天、旅游等项目作为娱乐与休闲维度的测量指标;选取反映社会价值与意义的人际关系、天伦之乐等项目作为价值与意义维度的测量指标;选取诚信做人、谦让他人、遵守社会公德和服从公共管理等项目作为道德与信念维度的测量指标。

邀请 3 名临床心理学和 2 名老年学研究者,分别对初始问卷的结构及条目合理性进行独立审核与评估。根据专家意见,再次对问卷中价值与意义及道德与信念维度的少数题项和指标进行了修改。最后获得 34 个初始问卷项目。

2.1.4 问卷施测与数据统计

将上述修改后的项目编成老年精神生活水平评估初始量表,利用腾讯网络问卷平台收集数据。由经过培训的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担任访谈员,在其户籍所在地社区开展入户访谈。对有阅读能力的老年人,让其自行在 I-pad 或手机端填答问卷,对无

阅读能力的老年人则采用“口对口”的问答方式,由访谈员根据老年人的选择代为选答。所有被试均自愿参与访谈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对收集到的数据,运用 IBM SPSS 25 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

2.2 初测结果

2.2.1 项目分析

采用题总相关进行项目分析。结果显示相关系数(corrected item-to-total correlation,CITC)矩阵介于 0.463~0.687 之间。CITC 值小于 0.5 的项目表示其与所反映的构念之间同质性程度较低,应予删除。据此,可以考虑将题总相关系数小于 0.5 的 Q2 删除。

2.2.2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KMO = 0.93, Bartlett 球形检验  $\chi^2 = 9674.92(p < 0.001)$ ,表明适合做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最大方差法进行正交旋转,首次抽取出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共因子 6 个。综合碎石图拐点、因子特征根及载荷(大于 0.5)等标准,将因子负荷低于 0.5,以及经三次旋转后依然难以聚集的 Q2、Q22 予以删除,最后抽取出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 5 个,其中首成分方差贡献率为 34.94%,5 因子累积方差解释量 71.46%。五因子分别命名为审美与创造、学习与适应、娱乐与休闲、道德与信念、价值与意义,与理论模型吻合。

进一步分析发现,审美与创造、娱乐与休闲、学习与适应三个因子属于个体与自然、社会和其他人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属于外向型精神活动;而价值与意义、道德与信念两个因子则是个人与自我的关系,属于内向型精神活动。结合前期质性研究结果及精神生活文化特征的阐释,分析可能存在高阶因子。因此进一步对 5 因子模型做二阶探索性因素分析。KMO = 0.69, Bartlett 球形检验  $\chi^2 = 824.43(p < 0.001)$ ,表明适合做探索性因素分析。经旋转后一次抽取出两个二阶因子,与推断一致,分别命名为外向型精神生活和内向型精神生活。首因子方差解释量为 53.81%,累积方差解释量 84.20%。二阶因子载荷和共同度如表 1 所示。

表 1 二阶因子分析

一阶因子	高阶因子		共同度
	外向型精神生活	内向型精神生活	
娱乐与休闲	0.90		0.82
学习与适应	0.92		0.86
审美与创造	0.93		0.87
价值与意义		0.91	0.83
道德与信念		0.90	0.83

3 正式问卷测试及信效度检验

3.1 被试

正式样本包括初测阶段的样本在内,一共 521 人。其中男性 224 人(43.8%),女性 288 人

(56.2%);城镇居民 262 人(51.2%),农村 250 人(48.8%);60~70 岁 267 人(52.1%),71~80 岁 183 人(35.7%),81 岁以上 62 人(12.1%);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 150 人(29.3%),初小学学历 233 人(45.5%),高中或中专学历 75 人(14.6%),高等教育学历 54 人(10.5%);退休前为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 201 人(39.3%),务农 194 人(37.9%),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 117 人(22.8%);身体健康的 248 人(48.4%),有慢性病但不影响社会功能的 247 人(48.2%),有严重身体健康问题的 17 人(3.3%)。

### 3.2 工具

#### 3.2.1 精神生活水平评估问卷(老年版)(spiritual life quality evaluation indices - elderly)

自编问卷。删除初测问卷中的 2 个题项后,正式问卷一共保留 32 个项目。包括审美与创造(6 题)、学习与适应(6 题)、娱乐与休闲(6 题)、价值与意义(7 题)、道德与信念(7 题)五个维度。每个维度采用独立提问方式,询问精神生活指标发生的频率或情况,以此评定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水平。所有指标均采用 1~5 级评分。如“您从事下列兴趣爱好活动的情况如何(审美与创造)”,1~5 表示从“从来没有”到“一直有”;“对知识学习,您的实际情况如何?(学习与适应)”,1~5 表示“从来没有”到“一直有”;“您参与下列娱乐与休闲活动的频率如何?(娱乐与休闲)”,1~5 表示从“从来没有”到“一直如此”;“下列描述,多大程度上符合您的实际情况?(价值与意义)”,1~5 表示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您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下列描述?(道德与信念)”1~5 表示从“从来不这样”到“一直都这样”。

#### 3.2.2 效标工具

(1) 个人幸福指数成人版(第四版)(Personal Well-being Indexes for Adult, PWI-A)

由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生命质量研究中心开发(International Wellbeing Group, 2006)。单维量表,一共 9 题。采用 Likert 11 点计分,0 表示完全不满意,5 表示无所谓满意不满意,10 表示非常满意。PWI-A 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5。

(2) 生命意义感问卷(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MILQ)

原由 Steger 等人编制(Steger et al., 2006)。采用信效度都较好的中文修订版(王鑫强, 2013)。该量表包括寻求意义感和拥有意义感两个维度,共 10 个题项,采用 7 点计分,1 代表“完全不同意”,7 代表“完全同意”。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显示,总量表和分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别为 0.93、0.91、0.81。

### 3.3 数据分析

运用 IBM SPSS 25 和 M-plus 8.3 进行信度检验、验证性因素分析、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检验以及实证效度检验。

### 3.4 结果

#### 3.4.1 结构效度

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聚合效度和区分效度来考察测量模型的结构效度。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为比较拟合效果,分别对一阶模型和二阶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见表 2。一阶模型 CFA 拟合度指标值: $\chi^2/df = 3.48$ , IFI = 0.91, TLI = 0.90, CFI = 0.91, RMSEA = 0.07。模型拟合图见图 1。二阶模型 CFA 拟合度指标值: $\chi^2/df = 3.51$ , IFI = 0.90, TLI = 0.90, CFI = 0.90, RMSEA = 0.07。根据 CFA 拟合标准,CFI 和 TLI 的值一般应大于 0.90, RMSEA 值应小于 0.08,在样本较多的情况下, $\chi^2/df$  小于 5.0 即可接受。检验结果显示,除  $\chi^2/df$  和 RMSEA 值略低于优良标准外,其余指标均为良好。总体上一阶模型和二阶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指标差异不大。参考吴文峰等人(2022)的做法,从模型的节俭性以及量表在实际使用中的情况考虑,最终将二阶因素模型作为最优模型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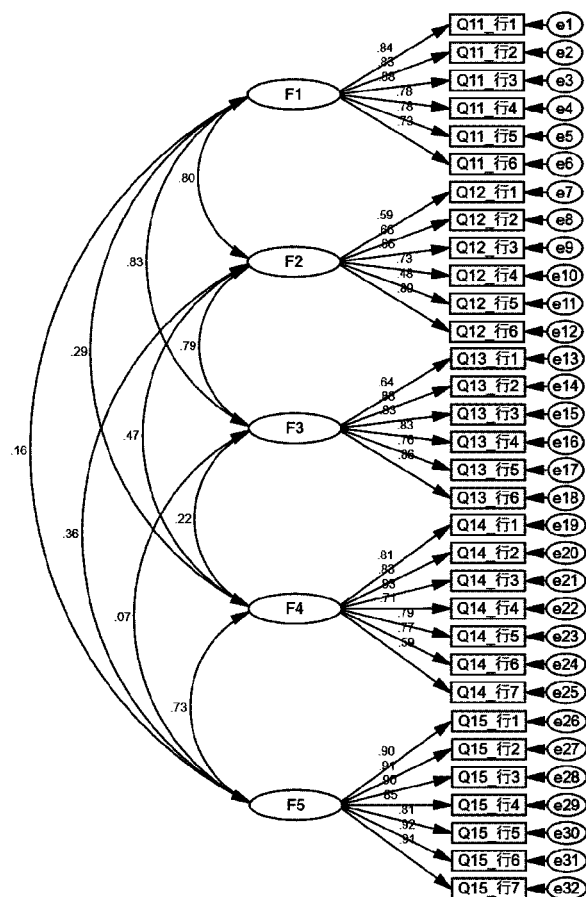


图1 一阶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采用组合信度 (CR) 和平均差异抽取量 (AVE) 来进一步评估二阶模型的聚合效度。组合信度越高,说明各题项反映该维度的一致性程度就越高。而平均差异抽取量越大,则表明因子对各题项的变异解释力就越强。结果见表 3。从表中可见,一阶

因子模型中各维度的 CR 值介于 0.85 ~ 0.96 之间,均大于 0.80, AVE 值介于 0.50 ~ 0.81 之间,均大于等于 0.50;二阶因子模型中,两维度的 CR 值分别为 0.82、0.84, AVE 值分别为 0.90、0.94,表明二阶模型整体聚合效度优良。

表 2 一阶与二阶模型 CFA 结果

模型	$\chi^2/df$	CFI	TLI	IFI	RMSEA(90% CI)
一阶模型	3.48	0.91	0.90	0.91	0.07(0.066,0.073)
二阶模型	3.51	0.90	0.90	0.90	0.07(0.066,0.074)

表 3 高阶模型聚合效度

	审美与创造	学习与适应	娱乐与休闲	道德与信念	价值与意义	外向型	内向型
CR	0.88	0.88	0.85	0.94	0.96	0.84	0.82
AVE	0.56	0.56	0.50	0.72	0.81	0.94	0.90

注:外向型 = 外向型精神生活,内向型 = 内向型精神生活。下同。

模型区分效度是用各因子的 sqrt 值 (AVE 的平方根) 与该因子跟其余因子之间的两两相关系数之间的比较来判别的。若测量模型因子之间具有区分效度,则该因子跟其余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都比该因子的 sqrt 值小。二阶因子模型的因子相关系数矩阵见表 4。其中对角线上的数值为该因子的 sqrt 值。从表中可见,一阶因子模型中每个维度与其余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比其 sqrt 值小,二阶因子模型中两因子的相关系数均低于两因子的 sqrt 值。

此外,一阶模型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显示,一阶因子与二阶非对应因子之间的相关为低相关,与其

高阶对应因子之间则为高相关。具体而言,审美与创造、学习与适应和娱乐与休闲与外向型精神生活之间的相关系数介于 0.90 ~ 0.92 之间 ( $p < 0.01$ );道德与信念、价值与意义两因子,与内向型精神生活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为 0.92 ( $p < 0.01$ ),审美与创造、学习与适应和娱乐与休闲三因子,与内向型精神生活之间的相关系数介于 0.07 ~ 0.11 之间,道德与信念、价值与意义与外向型精神生活之间介于 0.11 ~ 0.12 ( $p < 0.05$ ) 之间。综上表明,该二阶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表 4 高阶模型区分效度

	1	2	3	4	5	6	7
1. 审美与创造	0.75						
2. 学习与适应	0.73**	0.85					
3. 娱乐与休闲	0.72**	0.74**	0.71				
4. 道德与信念	0.18**	0.07	0.14**	0.85			
5. 价值与意义	0.09*	0.07	0.15**	0.69**	0.90		
6. 外向型	0.90**	0.92**	0.91**	0.12**	0.11*	0.97	
7. 内向型	0.11*	0.07	0.11*	0.92**	0.92**	0.12**	0.95

注:\*\*表示在 0.01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0.05 水平上显著,下同。

3.4.2 实证效度

以生命意义感和个人幸福指数为效标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老年精神生活一阶因子与二阶因子

均与个人幸福指数和生命意义感之间均显著正相关 ( $p < 0.01$ ),表明精神生活水平能有效预测老年的个人幸福及生命意义。具体见表 5。

表 5 老年精神生活水平与效标之间的相关系数

	学习与适应	娱乐与休闲	审美与创造	价值与意义	道德与信念	外向型	内向型
寻求意义	0.38**	0.30**	0.40**	0.20**	0.20**	0.39**	0.22**
拥有意义	0.18**	0.20**	0.19**	0.42**	0.44**	0.21**	0.46**
生命意义	0.36**	0.31**	0.37**	0.36**	0.37**	0.38**	0.40**
个人幸福	0.18**	0.20**	0.15**	0.62**	0.69**	0.16**	0.72**

### 3.4.3 信度分析

对老年精神生活水平评价指标中文版正式问卷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总量表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为 0.92,分半信度  $\alpha$  系数为 0.91;审美与创造因子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6,分半信度的  $\alpha$  系数为 0.84;道德与信念因子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4,分半信度的  $\alpha$  系数为 0.92;学习与适应因子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7,分半信度的  $\alpha$  系数为 0.86;娱乐与休闲因子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1,分半信度的  $\alpha$  系数为 0.82;价值与意义因子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5,分半信度的  $\alpha$  系数为 0.93。

## 4 讨论

### 4.1 老年精神生活方式的因子与指标

老年精神生活测量模型包括审美与创造、娱乐与休闲、学习与适应、道德与信念,以及价值与意义五个维度。从经验层面来看,基于前期访谈的质性分析结果建构问卷框架,能够充分反映中国老年人精神生活中的世俗因素,贴近老年人的实际生活,有利于提高问卷的外部效度。从理论层面来看,参考了哲学对精神生活方式的分类观,如精神生活包括审美、道德和信仰三个层次(夏兴有,2009),或者包括指向外部世界的理论生活、指向人类自身的道德生活和指向人类理想的艺术生活(胡海波,2014),或者应该包含艺术、道德、价值与信仰这些基本的精神元素(王南湜,1992)。本研究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精神生活测量维度与哲学观点一致,除信仰与道德两个因素合并为同一维度之外,其余要素如审美、艺术、价值、理论生活、艺术生活等,均与测量模型中的特定维度对应。如审美和艺术对应于审美与创造,价值对应于价值与意义,理论生活对应于学习与适应。

老年精神生活是由外向型精神生活和内向型精神生活两个二阶因子构成的高阶测量模型。其中外向型精神生活包括审美与创造、娱乐与休闲、学习与适应三个一阶因子,均指向具体的外部对象,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关联,体现了精神生活的世俗性;而内向型精神生活则包括道德与信念、价值与意义两个一阶因子,指向个体内部的意义与价值世界,体现精神生活的超越性。该模型结构与精神生活的世俗与超越二重性特征吻合,反映了老年精神生活方式的多维性与层次性特点,与前期质性研究分析结果及哲学观点一致。在五个一阶因子中,审美与创造、道德与信念、价值与意义三个因子与国外精神性观念中的核心因子吻合,具有跨文化一致性。但中国老年人的道德与信念,主要涉及社会公德和传统社会生活信念,不包含宗教信仰。价值与意义主要包含社会关系对老年生活的影响,与灵性评估量表

SAS 中“整合人际联结”维度相似(Howden,1992)。而 SAS 中的“生活目的与意义”则指价值、希望和生存等抽象的形上问题。可见中西方社会中内在在精神体验具有明显的文化差异。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社会主要是以人情关系为主构造的社会网络(翟学伟,2021)。因此价值与意义因子是围绕人际关系而产生的人际情感体验。它对老年健康具有潜在的持续影响作用。缺乏良好社会关系及情感体验的老年人,将饱受孤独折磨,长期陷入抑郁、焦虑、苦闷等不良精神状态(姚若松等,2016)。此外,娱乐与休闲、学习与适应因子对中国老年精神生活具有特殊意义,体现了时代性特点(胡椿等,2020)。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老年人更具有娱乐休闲的“资格”及社会条件,如充裕的时间和经济条件,以及符合“忙了一辈子,也该坐下来歇歇了”的伦理期望(李晓华等,2022)。此外,为避免与社会发展脱节,适应日益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必须进行必要的社会再适应学习,如智能手机及微信、抖音等热潮 APP 的使用。上述数智化终端产品,已经成为老年人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新方式。

无论是外向型精神生活还是内向型精神生活,所选定的评估指标都充分体现了精神生活的世俗基础,反映了中国广大老年人的知识水平和生活经历,透露出浓郁的生活气息。目前六十岁以上中国老年人基本上属于文化水平较低,但人生经历丰富的群体。他们亲自体验了从物质生活为主到精神生活需求突出的历史发展过程。历史塑造和现实约束决定了广大老年人精神生活的方式与水平。正因如此,基于质性研究结果来建构老年精神生活质量评估模型,选择评估指标,符合老年人的生命历程及生活实际,准确地反映了当代老年人既食人间烟火气,也见天上白玉京的精神生活面貌。

### 4.2 老年精神生活水平评估问卷的测量学考察

参考国内外相关理论和质性研究结果建构的测量模型具有文化适应性。同时从老年人普遍提及的反映精神生活方式的主题词来确定评估指标,保证了问卷项目取样的适当性。不至于出现老年人不理解同时也与他们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的测评工具。另外,老年精神生活水平评估问卷均采用维度设问方式,即针对每个维度下精神生活方式及行为差异,设置不同的问题,如询问其发展情况、发生频次等,以控制反映倾向及共同方法偏差。

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介于 0.81~0.95 之间,说明总量表和分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测量模型的聚合性及区分性检验表明,同阶各因子之间的 CR 值和 AVE 值均超过优良标准。同阶及跨阶的异质性因子之间均为低相关,

同阶及跨阶的同质性因子之间均高相关。即价值与意义、道德与信念两个代表内向型精神生活的因子,与其余三个代表外向型精神生活的因子之间低相关,而两类因子内部则呈中高度相关,说明同类因子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跨类因子之间则具有区分性,模型的内部质量及结构效度良好。实证效度检验结果表明精神生活与生命意义和幸福显著正相关,这与诸多精神性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老年精神生活评价量表能够有效预测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幸福。

综上,本土化的老年精神生活水平测评问卷的理论结构及评价指标合理,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作为测量老年精神生活水平的评估工具。

#### 4.3 研究意义与展望

首先,本研究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质性研究结果,通过厘清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关系,重新界定了精神生活的内涵,突破了哲学传统阐释对精神生活本质过于模糊和抽象的定义。例如,哲学传统阐释一般将精神生活的本质定义为“精神资源”、“精神活动与状态”等(廖小琴,2007;王南湜,1992;夏兴有,2009)。本研究则将精神生活定义为“大脑的精神意象化活动,即个体借助于语言、符号及艺术形式等进行的精神创作、精神消费和精神体验等内部活动过程”。相较而言,精神生活的操作定义更加具象、明晰。

其次,本研究进一步对精神生活进行了构念化,并运用高阶因素分析方法,构建了完整的精神生活测量二阶模型,验证了精神生活构念所包含的外向型和内向型二元结构,以及世俗性与超越性并存的二重性特征,用模型检验方法取代了对精神生活内涵的哲学思辨,一定程度上对哲学定义脱离世俗与物质基础的神圣化倾向进行了批判与矫正,使得研究者对精神生活的理解更加直观、完整和准确,这对精神生活的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

最后,本研究开发的老年精神生活自评问卷,为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使得精神生活从此能够进入实证研究领域,有助于研究者能够精确评估老年精神生活的现状,掌握老年精神生活的特点,揭示老年精神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与机制,为推进老年精神文明建设和开展老年精神生活的社会服务工作提供科学依据。虽然本研究开发的是老年精神生活自评问卷,但精神生活的定义和测量模型,对后续开展其他群体的精神生活相关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该问卷中的内向型精神生活,即道德与信念两个维度包含社会评价内容,采用自评可能存在社会赞许性倾向。因此建议在使用时可以对这两个维度的项目进行他评,以获得更加客观、准确的评估结果。

#### 参考文献

- 包崇庆,柏路.(2024).公共性:新时代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价值期待与秩序构建.《思想理论教育》,(2),47-54.
- 方黎,姚宏志.(2023).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深层思考:基于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理论探索》,(4),53-59.
- 胡椿,李乾夫,胡曼云,杨勤燕,冉启毫,董夏莹.(2020).我国城市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现状调查及西部与非西部地区比较研究.《老龄科学研究》,8(4),45-59.
- 胡海波.(2014).精神生活、精神家园及其信仰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19-26.
- 李晓华,张艳,高月,高梦珂,鹿艺馨.(2022).豫北某村留守老人居家养老生活体验研究.《中国卫生事业管理》,39(3),200-203.
- 梁恒豪.(2015).西方精神性概念的发展、应用及与中国处境的关联.《世界宗教研究》,(6),30-39.
- 廖小琴.(2007).精神生活质量的衡量标准再探讨.《探索》,(2),124-127.
- 刘丹娜,詹艳,王敏,方晨.(2021).中文版灵性照顾观念量表的信效度检验.《护理研究》,35(21),3761-3766.
- 刘继同.(2015).人类灵性概念框架范围内容、结构层次与中国本土灵性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建构.《人文杂志》,(2),110-115.
- 刘頔.(2002).老年精神生活:一个亟待关注的社会问题——老年人群精神生活现状的调查与研究.《南京社会科学》,(4),80-86.
- 孙向红,范玲.(2020).中文版欧洲癌症治疗与研究生命质量:灵性健康量表的信度效度评定.《中国护理管理》,20(6),826-830.
- 王南湜.(1992).简论人类精神生活.《求是学刊》,(4),15-21.
- 王鑫强.(2013).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在中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1(5),764-767.
- 王益富,王佳瑶,郑怡欣.(2023).世俗与超越:老年精神生活的质性研究基于江苏省90位老年人的调查与分析.《淮阴工学院学报》,32(6),23-28.
- 吴文峰,陈甜,黄肖嘉祺,宋意霞,龙娇娇,卢永彪.(2022).中文版自我反思与洞察力量表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信效度.《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30(5),1174-1178.
- 吴燕.(2014).教育养老:一条提升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质量的新路径.《兰州学刊》,(4),116-120.
- 夏兴有.(2009).论人的精神生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5),69-74.
- 袁德公,崔筱.(2018).诗意的栖居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教育:评《当代精神生活的物化问题及其批判》.《中国教育学报》,(2),139.
- 姚若松,蔡晓惠,蒋海鹰.(2016).社会支持、自尊对老年人心理弹性和健康的影响.《心理学探新》,36(3),239-244.
- 翟学伟.(2021).中国人的人情与面子:框架、概念与关联.《浙江学刊》,22(5),53-64.
- 张宏.(2008).灵性评估量表的编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
- 赵建国,慕彧玮.(2022).经济—生活—精神三维视角下老年人自立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人口与发展》,28(5),56-

- 69.
- Braghetta, C. C. , Gorenstein, C. , Wang, Y. P. , Martins, C. B. , Leão, F. C. , Peres, M. F. P. , . . . Vallada, H. (2021).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to assess spirituality: Reliability and validation of the Attitudes Related to Spirituality Scale (AR-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764132.
- Delaney, C. (2005). The spirituality scale: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testing of a holistic instrument to assess the human spiritual dimension. *Journal of Holistic Nursing*, 23(2), 145 – 167.
- Ellison, C. W. (2018). Spiritual well – being: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11, 330 – 340.
- Hatch, R. L. , Burg, M. A. , Naberhaus, D. S. , & Hellmich, L. K. (1998). The Spiritual Involvement and Beliefs Scale: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a new instrument. *The Journal of Family Practice*, 46(6), 476 – 486.
- Howden, J. W. (1992).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irituality assessment scale* (Doctorial Dissertation). Texas Womens University.
- International Wellbeing Group. (2006). *Personal Wellbeing Index; 4th Edition*. Melbourne: Australian Centre on Quality of Life, Deakin University. Retrieved 25 June, 2007, from [http://www.deakin.edu.au/research/acqol/instruments/well-being\\_index.htm](http://www.deakin.edu.au/research/acqol/instruments/well-being_index.htm)
- Kaňák, J. , & Váně, J. (2024). Privatisation of the privatized: Forms of co – resonance between old age and spirituality among Czech elders. *Journal of Religion, Spirituality & Aging*, 36(1), 26 – 49.
- Kapri, A. , & Kathpalia, J. (2019). Impact of spirituality on well – being of old aged people. *Indian Journal of Health & Well-being*, 10(4 – 6), 129 – 131.
- Lima, S. , Teixeira, L. , Esteves, R. , Ribeiro, F. , Pereira, F. , Teixeira, A. , & Magalhães, C. (2020). Spirituality and quality of life in older adults: A path analysis model. *BMC Geriatr*, 20(1), 259.
- Meezenbroek, E. D. J. , Garssen, B. , Berg, M. V. D. , Dierendonck, D. V. , Tuytel, G. , Visser, A. , & Schaufeli, W. B. (2012). Measuring spirituality as a universal human experience: Development of the Spiritual Attitude and Involvement List (SAIL).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Oncology*, 30(2), 141 – 167.
- MacDonald, D. A. (2000). Spirituality: Description,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 to the five 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8(1), 153 – 197.
- Piedmont, R. L. , Kennedy, M. C. , Sherman, M. , & Joseph, E. G. (2008). A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Assessment Of Spirituality And Religious Sentiments Scale: Short Form (Aspires).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9, 163 – 181.
- Reed, P. G. (1991). Self – transcendence and mental health in oldest – old adults. *Nursing Research*, 40(1), 5 – 11.
- Rosmarin, D. H. , & Koenig, H. G. (2020). *Handbook of spirituality, religion, and mental health* (2th ed).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 Steger, M. F. , Frazier, P. , Oishi, S. , & Kaler, M. (2006).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Assessing the presence of and search for meaning in lif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3(1), 80 – 93.

##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 and Measurement of Spiritual Life in Old Age

Wang Yifu<sup>1</sup>, Xu Qian<sup>2</sup>, Yin Peihao<sup>1</sup>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ai' 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 an 223001;

2. 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Abstract:** Open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80 older adults to form a questionnaire framework and measurement model. Then, item analysis and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initial test data of 314 older adult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est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formal data of 521 older adults. Finally, a formal questionnaire was formed, which included two second – order factors of extroverted spiritual life and introverted spiritual life, five first – order factors of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learning and adaptation, aesthetic and creativity, values and meanings, morality and faith, and 32 items. Among them, aesthetics and creation, learning and adaptation,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belong to the extroverted spiritual lives. Values and meanings, morality and beliefs, belong to the introverted spiritual lives. The construct, convergent, discriminant, and criterion validities of the scale were good. All the scale indicators meet the measurement requirements and can effectively evaluate the spiritual life level of older people.

**Key words:** older adults; spiritual life; spirituality; questionnaire